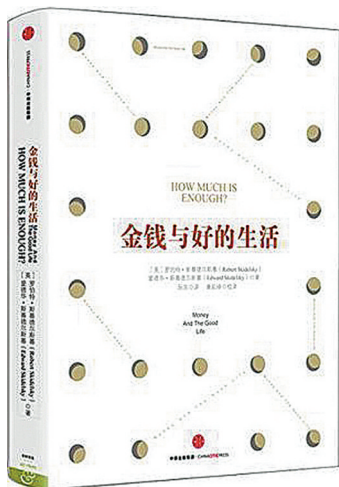


假如每周工作15小时



《金钱与好的生活》

作者：
罗伯特·斯基德尔斯基
阮东、黄延峰译
中信出版集团

“想象有这样一个世界：大部分人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。但是，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公平地加以分配，所以，他们的工资跟现在一样多，甚至更多。清醒的时候，人们更多是在休闲，而不是忙于工作……”这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《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》中所作的展望。

凯恩斯说，100年后，也就是2030年，大概就可以实现这个设想了。但是，2016年即将过去，2030年就在眼前，凯恩斯的蓝图似乎遥遥无期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曾经以写作《凯恩斯传》闻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·斯基德尔斯基和他的搭档爱德华·斯基德尔斯基共同撰写了《金钱与好的生活》，试图解析凯恩斯预言失败之谜。

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凯恩斯在伦敦附近的布鲁姆斯伯里加入了一个由艺术家、音乐家和作家组成的朋友圈，他在其中感受到了艺术家和自由自在之人的自发的、愉快的生活态度。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很重要。他认为美好生活的愿景就是将这种生活状态扩散至整个社会，这就是写作《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》的动机。这篇文章充满了对劳动、美德、智慧的赞美，这种对人间乐土的假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迄今，从来就不缺少，呈现出乌托邦的色彩。但这并不等于说凯恩斯就只是空想，即使是破裂的镜片，依然可以折射思想的光芒。

这篇文章在当时就被广泛阅读和争论。凯恩斯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情感。一方面，他显示出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强烈喜爱；另一方面，他对这种经济增长的来源极端反感。凯恩斯指出，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卓越表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，人类正在摆脱过去时代的经济束缚，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：当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必须不停劳作，那么，我们将如何消磨时光？两位作者在书中引述了麦克维尔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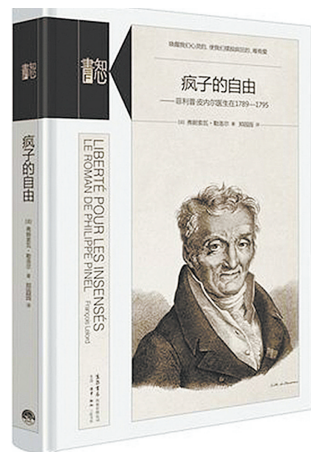
《蜜蜂的寓言》，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沉溺于“欺诈、奢侈和骄傲”，但通过“国家的手腕”，它们成功地将这些“恶行”转变成工商业的“利益”。凯恩斯的错误是低估了资本的贪婪性，他极力将技术理性与美学伦理融为一体，但资本的逐利本能往往只会演绎出“失控的浮士德式交易”，这意味着，“为了得到好的结果，这种文明将坏的动机放出了牢笼”，对凯恩斯而言，这是他难以承载的道德负担与精神枷锁。

凯恩斯的问题是一记锤子，敲碎了资本主义表面的进步，促使人们去反思当下的生活方式。比如，劳动的意义。凯恩斯将劳动作为一种获取手段，但凯恩斯忽视了劳动本身是可以作为目的的。每周工作15小时就是幸福吗？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何谓“幸福”。两位作者在书中洋洋洒洒，引经据典地阐释西方哲学的幸福概念。但在我看来，幸福以及“好的生活”都是因人而异的。罗曼·罗兰说：“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。”幸福并不难觅，它平平常常、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。有些人喜欢工作带来的充实、社交与成就感，这种自觉劳动不应该被排除在凯恩斯的想法之外。

本书与其说是经济读物，不如说是哲学思索更加贴切。经济学不仅要探讨“为什么”，而且还要解决“怎么做”，怎样让人们真正享受每周工作15小时的幸福呢？在现实的社会情境里，坐而论道，调整心态固然有意义，如果能够提供更加实际的建设性意见，岂不更好！

(赵青新)

新书上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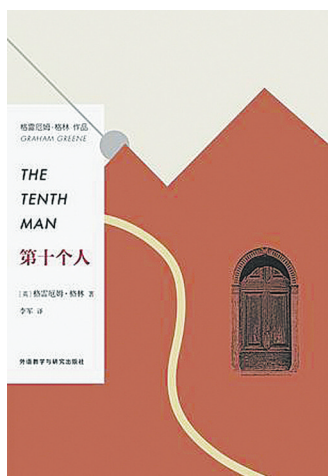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疯子的自由：
菲利普·皮内尔医生在1789-1795》
作者：弗朗索瓦·勒洛尔
版本：三联书店

在这个疯狂的世界，自诩正常的我们，或多或少都有点精神疾病。在18世纪末的法国巴黎上演了一场真实的疯癫之戏。大革命暴风雨来临的前夜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激流暗涌，人人都有点疯癫。在这样的时代被送进疯人院的真正的疯子，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？现代精神病学之父菲利普·皮内尔，带着他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信念，来到疯人院里，他要用对待“人”的方式去对待这些被非人对待的病患。

这个温柔的医生，用他开创性的疗法，逐步滋养了那些被视作贱民、畜牲和恶魔的病人的畸形灵魂，让他们重获自由和尊严。皮内尔感觉到，我们似乎正处在启蒙的时期，可是每天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启蒙的亮光并没有照进疯人院。在与野蛮和贪婪不懈斗争的同时，皮内尔一直不忘思索：如何才能真正解除拴在人类心灵上的枷锁？

人性总是第一位的



《第十个人》

作者：格雷厄姆·格林
李军译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当歌手鲍勃·迪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无数文学青年为常年陪跑的各位作家扼腕叹息。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罗列“长跑运动员”的名字：非洲的恩古吉、美国的菲利普·罗斯、美国的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、以色列的阿摩司·奥兹，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当代作家伊斯梅尔·卡达莱等。但是尽管艰难，这些陪跑者仍然健在，仍然榜上有名，仍然在文学世界大放异彩。

我们似乎忘了，在故纸堆里还有些作家，尽管屡次掠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星空，却从未划破，直至生命终结。就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·格林，一生“陪跑”二十一回，却从未得过“第一名”，被喻为诺奖史上最大输家。但倘若今天我们阅读他的作品，仍然会感受到他的文学魅力。

探究格林未获诺奖评委青睐的根源，其中有个重要理由是：作品过于流行。当然，有人认为他写“侦探或是惊悚悬疑”两种类型的小说，是对他巨大的误解。虽然在英国军情六处工作过的格林，写谍战小说是拿手好戏，但他依然不失为英国著名的文学家、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。他的文学世界充满各种可能性，不仅仅是书写侦探、悬疑和间谍那么简单。比如，这本《第十个人》。

本书收录了两则故事：《怪不得谁》和《第十个人》。前者写一个敢用假情报向军情六处骗吃骗喝的“伪特工”理查德，最后不仅没被揭穿，反倒阴差阳错地受到了嘉奖；后者是写律师夏瓦尔，二战期间不幸入狱，抽中生死签，却不肯去死，以自己的财产抵命，让狱友詹弗耶替他赴死。战后，他隐姓埋名回到故居，眼见詹弗耶的母亲和妹妹孤独地生活在这里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爱上了狱友的妹妹。然而，他的真实身份便成了天大的问题

……

表面上，两个故事毫无关联。可是仔细品味，两个故事都似用谎言编织的花朵，看似欲枯萎，却不知是谁往泥地里泼进了一汪水，生命重新生根发芽，茁壮起来。虽然小说里的律师最后被另外一个骗子杀死，可他的灵魂却显现出少有的高洁，依宗教的说法，他获得了救赎。但是要依着格林的意思，律师的最后牺牲，完全是人性的温暖和道德责任在发挥作用。上帝嘛，只会冷眼旁观。

恺蒂在《话说格林》里写道：“格林写小说，人性总是第一位的。他笔下的人物即便是宗教烈士，也会有许多平常人的弱点，例如无法拒绝酒精或是女色的诱惑，所以，他的所谓‘天主教小说’往往不受罗马梵蒂冈的欢迎。”

小说中“妹妹”的行为与恺蒂的说法如出一辙。她从不随母亲去教堂做弥撒，因为她说她已经失掉了信仰，对于夺去哥哥生命的那个人的恨，已经占据了她的全部灵魂。所以，只有律师用生命去承担所有的仇恨，才能解开生命里的结。

黑格尔说过，人性的选择都不理性，而是对感性的外在世界的依赖。如此说来，对于律师的行为还有一种通俗的解读：律师对“妹妹”是真爱。

(夏丽柠)



《死于黎明：洛尔迦诗选》

作者：费德里戈·加西亚·洛尔迦
版本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36年9月，年仅38岁的西班牙诗人费德里戈·加西亚·洛尔迦在故乡格纳拉达遭遇政治暗杀。有人称他的死是“最后的创作”。洛尔迦被视为西班牙“二七一代”诗人的杰出代表，他的诗歌把安达卢西亚民间抒情民谣的韵律、现代诗歌的技艺和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结合起来，易于吟唱，节奏哀婉优美。

今年是洛尔迦蒙难80周年，在中国面世的这部诗集，收录了诗人不同时期120多首有代表性的长短诗和一部诗剧，呈现一个“把大地拴在腰带上漫游”的洛尔迦，如果他活到今天，或许会有一个兄弟——鲍勃·迪伦，两人都是歌谣的能手，不过洛尔迦也许更有魔性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秘密，那是“无光的大海”里的秘密，借着月亮舞蹈的瞳孔，看向土地与河流，诉说着安达卢西亚王国里精灵的悄悄话。

(宗和)